

商洛记

袁延峰

在商州

东去的复兴号载着渴望，一路飞驰。到商洛的采风活动，疫情憋闷了三年，格外期盼。窗外，大雨滂沱，车厢里，静谧而温暖。我放低椅背，闭上双眼，陷入无边际的遐思。

待我再次睁开眼睛，列车已开始穿山越岭。

越往东，山越险峻，绿色越发浓郁，进入大秦岭，便见车窗外雾气迷蒙，一个个山头若隐若现，河谷间偶尔出现数间青瓦白墙的民居，宛如世外桃源。

途中，接到商洛市残联两通电话，反复核实车次与到达车站时间，并叮嘱他们派有专人接送。无由地，心底就淌过一股暖流，为商洛人民的热情周到感动。

一个半小时后，列车停在了商洛沙河子站，我和途中遇到的几位来自榆林的文友一出站，远远就看到有人举着一面红色小牌。几句寒暄，我们就如同多年不见的老友，一下子就接上了头。

抵达酒店不久，商洛友人就到了，并送来商洛核桃，却之不恭，只得收下，随后趁夜游览了莲湖公园。公园不大，却静谧安详，宛若镶嵌在闹市中的一块绿宝石，忙里偷闲的市民徜徉其间，无疑是一个放松休闲的好地方。

次日一早，按昨晚友人指点，出门一路向西，不几步，就是一座高大挺拔的城楼出现在眼前，旁边一排巨大的书有“一江清水送京津”招牌格外显眼。想来这便是商洛有名的“望江楼”了！

望江楼临江依水、巍峨端庄，凝重古朴、典雅大方，周围视野开阔。我们驻足楼下丹江岸边，回首东望，恰巧，旭日正突破云层，霞光万道，洒向大地。一瞬间，远

处晨练的老人，近处挑担而过的菜农，都变得亲切起来，仿佛连湿润、清新的空气，都折射出凌厉的穿透力！

这陕南的早晨，多么的醉人啊！

棣花引

来棣花是第二次，上次还是2006年。雨依旧在下，也因了大雨滂沱，棣花古镇显得清冷幽静，虽然不是寂寂无一人，但与她名气还是有些搭配。

棣花原名棣花驿，是商於古道上连接秦楚，与武关、仙娥、青云驿等齐名的一处驿站。下车撑伞冒雨步行未几，就到了宋金街。上次来时，在桥上碰到一位残疾人出售木制工艺品，当时还给小儿买了一套木制碾盘。碾盘制作精巧绝伦，栩栩如生，至今仍作为摆件放在我家客厅。此刻再找那位手艺人，摊点棚架尚在，人却消失。想来也是因了大雨，游人稀少未出摊，心下未免有些遗憾。然而在几小时后的参观中，我却意外地去了他的家，欣赏他精湛的技艺，并见到了这位能工巧匠，才知道他叫贾满涛，曾经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

穿过宋金桥，行不了几步，就是贾平凹先生老宅。进去转了一圈，除了东侧展厅增加了平凹先生早年用过的物品与儿时衣物，其他并无变化。文友梁亚军见了先生亲弟，寒暄几句，就告辞出了院子。几人一路南行，下了一道坡，拐个弯，就到了刘高兴先生的院子，探头看，几位先到的文友正在听“高兴”高谈阔论。“高兴”即平凹先生《高兴》书中主人公原型人物，也因此，成就了“高兴”的一份事业，支了摊子，描书画字，出书卖书，竟也成了一位乡间名士，想来也是贾先生无意间促成的一件功德了。

出了门，又下道坡，就见了一面硕大的湖，沿湖一路东去，于路口汇合了大队人马，折进二郎庙，便见得两间大殿，坐北朝南，和几年前亦无二致。

绕过界碑，拾级而上，进入右侧“关帝庙”，光线昏暗，看不清神像面容，环顾两侧墙壁，只见白底黑线勾勒出一幅幅“桃园三结义”“刮骨疗毒”“三英战吕布”等图画。看着这些壁画，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幅幅遥远的画面，恍如置身远古。然而历史的烟尘已然远去，留给后人的，唯有这些引人遐想的传奇与文物了。

清风街上有几家店铺开张，却少了游人。前行百米，左侧一处“白乐天故居驿站”吸引了我，不由自主迈步进去，只见东侧白居易当年居室尚在，室内陈列着桌椅，桌上摆着纱灯与文房四宝，旁边是一架古色古香的床与屏风、铜盆，东面墙上，挂了头戴纶巾的先生画像与诗词书法卷轴，一切都是那么古朴，一瞬间，我恍若穿越到先生所处的朝代。

门口有人招呼，前面的大队人马已经上了车，我们只得舍弃朝拜，踩着积水，匆忙出门而去……

茶山行

到达商南时，雨过天晴，虽然已近黄昏，风景却是美如画。从半山腰的天鹿酒店放眼望去，商南县城一览无余，雨后的远山苍翠如黛，近处绿树欲滴，空气清新湿润，令人心旷神怡。

次日一早，听说要去试马镇郭家堰春语茶社的茶场，心里充满了期待。

车子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飞驰，两旁的山势陡峭峻拔，绿得耀眼，偶尔掠过河谷，隐现几栋房子。车子停下的当儿，发觉已身处一处山头。下车四

顾，只见四周群山环绕，到处都是片片、一行行、一层层的茶树，宛如一列列等待检阅的队伍。听基地领导介绍，这里是“商南白茶”种植基地，周围几个山包与所有坡地，都采用土地流转的方式，种上了白茶树，安置了一些残疾人，是商南具有代表性的残疾人扶贫基地。转头看那茶树，却并不壮硕，茶芽或鹅黄或嫩绿，很是养眼。这是我首次近距离接触茶场，感觉与电视报刊上看到的茶场很不同，但却很真实。

跟着引导人员上了观景台，伫立窗前，只见天蓝地绿，视野开阔，目之所及，皆如一面面绿色的锦缎，令人眼前一亮，有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接过茶社员工递过来的明前春茶，一盘花生一盘樱桃就摆在了面前桌上。与文友临窗观景，目光穿过透明的玻璃，窗外群山峻岭环绕四周，室内窗明几净，闲话品茗，很是怡人。

这样的环境，对于爱好清静而我而言，是最舒心的了。遗憾的是，主办方没有安排购茶环节。到了茶场，进了茶山，品了春茶，却没能购得一点回去赠亲送友，多少有点遗憾。次日一早离开时，于手机上涂鸦一首《走商邑》：

马驰幽谷深，林高草木密。危崖高千尺，水深波浪急。岁在五月间，采风走商邑。感君多美意，书赠挥手别。商邑应约，不负此行！



世界上最为难的事儿，莫过于向人借钱。

我们都有一张嘴巴，那张嘴巴灵动多变，要张开嘴巴把那两个字说出口，真的很难，其艰难程度甚至超过冲心仪的女子表白——“我爱你”。求爱不成你可以拍拍屁股走人等待时机从头再来，而满怀希望借钱又借不来钱——心里的事儿仍然会像一条野狗在追赶，让你片刻不得安宁。

老家人说话委婉，借钱有着不同的叫法。有一种说法叫“编圈”，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这么叫，母亲咕咕噜噜说不清，她是跟着大家叫。有人叫“搬东家”，我猜测是让人家当“东家”。让对方当东家，这话听起来舒服呀，相当于现在的语言贿赂，麻痹人的思想，让人高兴地打开绑得很紧的钱包。也有人把借钱叫“行个方便”，用别人钱方便自己。还有人把借钱叫“支持”，请求对方支持自己渡过难关。当然，这些都是穷人的叫法，富贵人家是不屑于这么说的，他们会直接说——给我送多少多少钱来，好像是自己的钱存放在别人的口袋里。

我家也穷，常常需要借钱度饥荒，所以记得许多借钱的尴尬。

记得第一次借钱是和母亲一起去的。应该是为了参加一个文学函授班培训，母亲知道我身无分文，带我去一个堂嫂家借钱。母亲陪着笑脸和堂嫂说了许许多多家常话，云山雾绕就是不说借钱，我羞愧得抬不起头。好在堂嫂精明，看看我们的神态，主动问及缘由，母亲才难为情地说来“编圈”。堂嫂很豁达，笑嘻嘻满足了我们的要求。那次的经历告诉我，钱似乎是很好借的，关键是你敢说出来。

于是，当几个朋友准备当小贩做点小生意时，我主动承担了筹集资金的任务，因为我有几个亲戚都是有一点闲钱的人家，他们经常冲我说，有用钱的地方你言说一声。我满怀希望兴冲冲找到他们，一个听完我的话脸黑得像包公一样转身走了，一个一脸正气批评我是代课老师不该利用假期做生意，还有一个当上义务导师传授送家教我如何做生意——借钱的事儿，没门。幸好，另外一个没什么钱的兄长主动借我一笔钱，圆了我的小贩梦。那时，我下定决心——要挣钱，挣大钱，坚决不问他人借钱，让别人找我借钱。

为了这个梦想，我做过生意，还专门出西安买过彩票……无奈生意总归是赔了，彩票买了几十年奖金没有超过一千块钱时候，日子依旧紧巴。为了避开借钱，只好克扣自己，克扣家人，也克扣朋友，还不惜克扣美女。喜欢的好东西忍住不去吃粗茶淡饭，想买的好衣服不买而去买便宜的水货，该请朋友喝酒不请却领着去吃另一个朋友的大户，请美女吃碗牛肉泡还纠结普通与优质……整天抠抠搜搜，伸不直腰也抬不起头，老以为积攒几个碎银子就能熬成东家，终是入不敷出，躲不开借钱的日子。

借钱难呀——老听别人的说自己借钱的难受经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奈何英雄气短，不得不一次次求人。借钱的理由五花八门，不借的理由也信手拈来，弄得大家都成小说家了。于是乎，借到钱不一定高兴，借不到钱必定是要骂几声，总归是有钱人没几个好东西。有钱人也骂，不借他不高兴，借了自己不高兴；借出去容易，要钱时难，抱怨穷亲戚穷朋友不该为难自己。生活中借钱放贷的故事不绝于耳：曾见一个穷人借钱借成大爷，俨然是个富翁吃香喝辣走州过县风光无限；也认识一个有钱的美女让甜言蜜语迷惑，被一个帅哥借到债台高筑沦为他人的笑柄。江湖险恶，总归是好人难做，恶人得意。

可是，生活中能有几个人不借钱呢？

我也是借钱的人，借钱虽然看过很多脸色，却也收获过许多的感动。那年为了买商品粮户口跳离农门，朋友夫妇把家底抖尽，连箱子里的国库券都贱卖了帮我。买房子借钱更多了，老哥老弟的钱好借，一个电话就搞定，两个朋友还主动投怀送抱借钱与我；还有缺额，咱银行也有人呀，贷的款，又一个朋友帮我还了。前两年亦有朋友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大胆提出借我十万，让我换套有暖气的房子，让我感动不已，想想还是算了。他们相信我，我也相信他们，我真的不想借钱。借钱毕竟是一件让人自己羞愧、让别人难堪的事儿。

想起曾经的决心，要挣钱，挣大钱，坚决不问他人借钱，让别人找我借钱。如今我依然不敢说不向亲友借钱，可我仍旧没钱可以借给人，我依然在挣钱路上。但愿我有挣来大钱的那一天，有人来借钱时，我一定要很坦荡，不说投资失败，不说股市套牢，或者是……

不借钱的借口好找，开口借钱的人都有各自的不易。

刘立勤

借

钱

商洛山

(总第2466期)
刊头摄影 全玉民



春色之外

老刀子

逆风的方向

生命总是逆风成长
根系穿透黄沙争夺滴水
羌笛声咽 西风如刀
是否因为生长在玉门之外
杨名才被冠之以胡姓

肆虐的沙尘沧桑了残缺的身影
迎风而立
高傲的头颅对天嘶叫
树皮被风刀剥去
年轮被岁月侵蚀
饱受凌虐的树叶
也要努力凑出心形
雷电烧焦的躯干
扭曲着也要向上伸展

毁了身
还有根
朽了根

还有魂
一身一根一魂
逆风照样三千年

春色之外
风干的泪凝结成碱
无关阴晴
总是身披霞光
逆风的方向
总是倔强的模样

灌溉

接头绑扎的铁丝不停地被挣脱
水泵过大的压力
总是想提前宣泄
水流在抵达干渴的路上
频生事端

月光在土地上挪行
青蛙收拢起自己的梦
蚊子绕着圈

总想不时地给我偷象

寂静的夜里
流水打开一个一个结
让玉米再次挺胸

没尾巴的牛

想起那头牛总是在黄昏
夕阳下，瘦骨嶙峋的它拉着犁
终是被爷爷赶进家乡的历史

尾巴天生缺失
一生都在无奈地躲避
好奇的目光，议论的话语
蚊虫、酷暑都是它的敌人

像一个没有武器的战士
树枝、灌木丛成了掩体
每次放牧，都是一场与它的战争
潜伏与反潜伏，追踪与反追踪
它总是爬最陡的山

最深的林，吃最鲜的草

披上爷爷的烂衫
它宁静而感恩
拉磨耕田，步履稳健
厚重的土地就是唯一
让它骄傲的舞台
也是它最后的归宿

每次路过安葬它的小土包
都想起它在山坡奔跑的模样
穿越荆棘，直逼山顶

卖风筝的老人

几声雁回，黄昏的影子
将石榴树的枯枝与它脚下的老人
串在一起
老树丫留不住枝叶叶
他们都是孤寂的象形

屋后的老竹为骨

身上的旧衫为翼
黄麻搓成的线绳细柔有筋
细细梳理流苏的手上
老年斑簇拥着伤疤合成的年轮
风入竹梢，听铮铮鸟鸣

那个酷似孙女的孩子
是他出摊的理由
蹁跹飞舞的蝴蝶
让照片的模样鲜活起来
眯着眼追逐着，追逐风筝的女孩

被线牵着的风筝飞不高
断了线的风筝找不到家
一只，攥住半截断线的手
松也不是，紧也不是
唯有，一口酒
咽下所有

